

村口那棵荔枝树

陈汉忠

闽南的风，常年裹着温润的气息，吹过沙西涂楼村的田野与村舍，轻拂着村口那棵苍劲古朴的荔枝树。每至盛夏，荔枝树枝繁叶茂，丹果缀枝，仿佛在低声诉说一段岁月深处的往事。这棵百年荔枝树，牵系着志愿军烈士林水实的一生，承载着一段刻骨铭心、令人动容的家国记忆。这段记忆，不该被遗忘。

福建漳州，依山濒海，荔枝是这片土地最寻常，也最饱含深情的风物。生于斯长于斯的林水实，年少时随父亲一同在村口栽下这株荔枝树。父亲盼孩子如树苗一般，安稳长大；林水实则满心期盼它，荔果盈枝。荔枝树下，林水实常聆听长辈细数乡史旧事，与邻里伙伴纳凉嬉戏、读书识字。

1949年春，淮海战役的炮火声，越过千山万水，传到这座偏远的闽南小村。荔枝树下的林水实，胸中炽热的家国情怀骤然升腾。仲春四月，21岁的林水实最后一次站在朝夕相伴的荔枝树下，他紧紧拥抱泪眼婆娑、万般不舍的母亲，默默许下心愿：待山河安定、国泰民安，定要安然归乡，再伴慈母身旁，再尝一口故乡清甜的荔枝。从此，他告别烂漫无忧的年少时光，告别朝夕相伴的荔枝古树，告别满心牵挂的至亲乡邻，毅然投身保家卫国的征途，脚步坚定，背影决然。

花开花落，四季更迭。荔枝树默然伫立，静待着游子归来。清风依旧，荔香如故。白发的母亲日日独坐树下，却再也等不到少年的身影。

林水实在烽火硝烟中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然世事未安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硝烟一路蔓延至鸭绿江边。为保家卫国，林水实与无数志愿军将士并肩出征，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。

1953年6月7日，林水实所在连队投入铁原郡281.2高地反击战斗，最艰难的绝境时刻，敌军坦克冲破防线、直扑志愿军阵地。危急关头，林水实在战友掩护下爬到敌人的坦克下引爆，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，牺牲时年仅25岁。英雄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回故里，宁静的小山村瞬间被无尽的悲痛笼罩。一纸烈士证书，字字沉重，林水实的母亲几度悲恸昏厥。村口的荔枝树在凄风苦雨中簌簌摇曳，仿佛在为埋骨异国的游子低声哀泣。

70载光阴倏然而过，当年荔枝树枝繁叶茂，依旧伫立在村口，静盼着远行的少年早日魂归故里。

2020年9月，第七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荣归故土，一枚刻有“林水实”的姓名印章，成为烈士寻亲的关键线索，一通电话打破了林家多年的平静。当年林水实奔赴沙场时未曾成家，按照闽南家乡习俗，兄长之子过继为他的子嗣，血脉绵延，留下三位孙辈。后辈们一直心怀敬意，亲切唤他一声爷爷。

时逢清明，孙辈中的林艺辉、林艺煜兄弟俩专程从故乡奔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他们带着全村亲友的嘱托，携去故乡醇香绵长的荔枝佳酿，还有故土村落、老旧屋舍与那棵百年荔枝树的影像，以此慰藉英魂，向素未谋面的爷爷致以最深切的缅怀与敬意。

陵园英名墙上，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志愿军烈士姓名。林艺辉兄弟二人缓缓寻觅，终于在名录中找到爷爷的名字。指尖轻轻抚过冰冷石壁上的字迹，积攒半生的思念瞬间翻涌，热泪潸然而下。从前，每逢祭奠之日，孙辈只能在村口荔枝树下遥望北方，默默悼念。而今，在肃穆的纪念碑前与爷爷咫尺相望，仿佛能触摸

到岁月的温度、听见英雄的呼吸。一句哽咽的“爷爷，我们来看您了”，千言万语尽数化作泣不成声。

一杯故土佳酿，慰藉千里英魂。林艺辉缓缓斟酒，他轻声告诉爷爷，当年的荔枝树如今已长至三层楼高，岁岁春来花开满枝，夏来果香满园。当年奔赴沙场的少年英雄终是跨越70载风霜，魂归故里。

不久后，一队年轻官兵走进林家小院，来到那棵承载思念的荔枝树下。昔日林水实所属的志愿军某团六连，正是如今北部战区某合成旅支援保障连的前身。得知先烈魂归故里，连队指导员刘超满心动容，盼望着英雄战友终能“归队”。官兵们长途跋涉，奔赴烈士故乡，走访亲人、深挖英雄事迹，传承红色血脉。

自此，连队每晚点名的队列中，总会准时响起“林水实”这个响亮的名字。全连官兵齐声高喊的一声“到”，铿锵嘹亮，气贯长虹。远方的荔枝树迎风伫立，默默见证着这场跨越时空、荡气回肠的英雄入列仪式。红色薪火，代代相传。
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我默念杜甫的千古名句，缓步走近那棵陪伴英雄长大的荔枝树，内心百感交集、心绪翻涌。这棵老树，见证了热血少年辞别故土、奔赴战场的决绝，也等到70载岁月沧桑，铁血英魂叶落归根。清风徐来，荔枝树叶簌簌轻响，似在低语诉说久别重逢的欣喜，亦在温柔抚慰漂泊半生的烈士忠魂。

英雄从未远去，也从未被遗忘。他化作古树深扎大地的根系，眷恋故土；化作枝头累累垂挂的丹荔，甘甜岁月；化作山河之间浩荡长风，默默守护万家灯火。山河无恙，国泰民安，先烈亦可安然长眠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刘彩奎轻声叹道：“我哪里有更好的法子，也是见了你们，才有了刚才的分析。”

宗婉儿插话道：“既然没有更好的法子，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，大家快些从这地洞溜走吧。”

吕思闻言向刘彩奎道：“就依婉儿所说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。”

吕思等人进入密道后，林晓将盖板扣牢带领众人向前走去。前行了数十余米后密道前方透出光亮来，越是前行光亮愈足。

走到近前，吕思才发现两侧墙壁上每隔两米便有两盏长明灯，借着灯光，他发现密道高有两米，宽约三米。他们足足走了十余里方才走出密道。吕思见自己身处一座后花园中，向密道回望道：“居堂主哪里是硕鼠，应该称作鼠神才是！”硕鼠居无定抱拳道：“吕公子客气了，我们到大厅叙话。”

刘彩奎向林晓问道：“这里是你们鼠堂基地吧？”

林晓道：“这里正是我们白鹤门鼠堂所在地。”

刘彩奎道：“请恕我冒昧，不知你们为何要解救我们脱险？”林晓微笑道：“凡是北斗帮的敌人都是我们白鹤门的朋友，何况公主乃是皇家，两位赵姐姐乃是紫薇仙尊的高徒，至于玉郎君更是与北斗帮有杀父灭母之仇。”吕思惊愕道：“你们怎知我与北斗仙尊有杀父灭母之仇？”随即叹道：“你们门徒众多，想必天下之事知之甚多。”

“公子错了。你的仇人并非北斗仙尊黄中，而是他的徒弟慕容飞鹰！”

吕思道：“郭家庄的二庄主郭溪亲口告诉我，北斗仙尊黄中乃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，他是漠北四鹰之一，想必是你们的消息不实。”

林晓瞧了瞧赵氏姊妹又瞧向刘彩奎道：“许老国太与我师傅以及紫薇仙尊素有往来，感情甚厚，你们不是不知吧？”

刘彩奎与赵氏姊妹俱点头认可，刘彩奎道：“莫非

你刚才所说是家师所言。”林晓点头道：“公主蕙质兰心，一点即通，实在令我等佩服。”

吕思茫然道：“这是为何？莫非是郭溪欺骗了我，可他为何要欺骗于我？”

刘彩奎道：“只怕欺骗你的不是郭溪而是郭爻。”

吕思拍额道：“哎呀，我怎的没想到呢？郭爻奸猾无比，岂会因为我救了他而幡然悔悟？只是他为何不诬陷其他人，慕容飞鹰是北斗仙尊的弟子，同时也是北斗帮的代帮主，他们二人谁是我的仇家，对北斗帮来说得到的都是一样的报应，他又何必撒这个谎呢？”

林晓皱眉道：“你分析的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我坚信许老国太不会误判，至于郭爻为何要将公子仇家说成是北斗仙尊我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宗婉儿笑道：“如此浅显的道理你们怎的还要争来算去的，当真好笑。”赵惜颜瞧向她道：“哪里好笑了，莫非你知道真相不成？”

宗婉儿得意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你们难不成忘记了郭爻是在什么情况下向郭溪说出漠北四鹰名字的。那时他的神志想必还不是十分清楚，抑或口齿不清以致郭溪听错了。”东方长年赞道：“婉儿所言极是。”

硕鼠居无定笑道：“诸位还是移驾到前堂再论吧。”林晓向刘彩奎道：“公主先请。”

刘彩奎等人走出花园来到前堂。前堂坐南朝北而建，光线甚是暗淡，堂内面积却是很大，斗大的“聚”字牌匾居中而挂，上首处摆放着一把太师椅，椅下左右两侧各放置了二十余把椅子。林晓让刘彩奎坐在太师椅上，自己与其他人分左右两侧坐下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车流里的中国心

李彩平

国庆节开车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已成为一种习惯。记得刚买车那年，10月1日一大早，我把大包小包的礼品塞进后备厢，一家人带着对故乡及亲人的满满思念，便开车上路了。

秋日的风轻盈舒爽地拂过车窗，驱散了旅途的倦怠。窗外，道路两旁的行道树褪去盛夏的苍翠，点染上红黄等暖色，在秋阳下呈现出或浓或淡的层次，仿若一幅流动的油画。我们的车开得较慢，一来丈夫当时车技平平，二来我们都想尽情感受秋日的舒畅。

一抹鲜亮的中国红突然撞入眼帘，那是一辆SUV后视镜处飘扬的小红旗。紧接着，数十辆车从我们车旁掠过，每辆车镜上都插着小红旗，鲜艳夺目。临近高速入口，车流渐缓，一面面小红旗在风里连成一片流动的红绸，织就了国庆最鲜活、最动人的底色。涌动的车流里，满是温情画面：有人摇下车窗，让风带着红旗的气息拂过脸颊，眉眼间尽是松弛的笑意；孩童的小手紧紧攥着小红旗，不停挥舞；还有人举起手机，定格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想把这份热闹与自豪分享给远方的亲友。这一刻，车与车之间仿佛没有了距离，陌生的面孔因同一抹红色而达成默契，每个人都带着最朴素的热爱，为祖国庆生。

车流驶过田野、掠过城镇，流动的小红旗与路边商铺、居民楼外迎风飘扬的国旗遥相呼应，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国庆画卷。这贯穿旅途的中国红，是归乡游子对美好生活的珍惜与赞美，是寻常百姓对五谷丰登、山河无恙的感恩。

自那以后，每逢国庆出行，我们总会提前准备好两面小红旗，郑重地绑在车前，带着满心的喜悦与赤诚，汇入这浩浩荡荡的节庆气氛中。

车流里，每一面迎风飘扬的小红旗就是一颗纯粹的中国心，它们一路高歌着：我们深爱这片土地，深爱这个叫中国的家！